



## 中庸講記 48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我們道場也是一樣，道務中心定出修辦道的方法、制定制度、企劃出來，大家是否都能做到？這要問誰？我們身為帶動、領導的人，我們要去問誰呢？問後學最準確、問道親最準確。問他們這樣的計劃是否能推動？做得到，他們就說做得到；做不到，他們就說做不到、不可能。可不可能做到，問幹部最清楚了，因為幹部是直屬，直接和道親在接觸。所以說，整體推動道務，是由下而上，在下的人要盡心才有辦法；盡心為道場來奉獻，懷抱無私的心，無個人的偏見，

那麼推行這個制度一定可以成功。這裡告訴我們「居上不驕」的道理就是隱藏在這裡，我們要了解制度的制定，經過老百姓之後，我們還要「考諸三王」。

④ **考諸三王**：謂有所考徵，與禹湯文武已然之迹，無所差繆也。

「考諸三王而不繆」，在考徵時，雖然禹帝、湯王、文王、武王都不在世，但他們所留下來的制度，不會差太遠，這些制度都是實行過的，在應用的時候，因為時代背景不同，做一些修改而已。

⑤ **建諸天地**：建者立也，立於此而參於彼也。天地者道也。此句重自然之意，其因其革，不參絲毫智力於其間，純是道化自然。

「建」是建立；「參」是參贊。「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」《中庸》，天、地、人本來就是配合的，是我們人自己脫離天地，其實三者都配合著。

「天地者道也。此句重自然之意，其因其革，不參絲毫智力於其間，純是道化自然」，我們用後天的才智來辦事情，往往會出差錯；因此要發自自心，發自於先天的心，不要將後天的知識摻雜在其中，這是「建諸天地而不悖」。

⑥ **質諸鬼神**：質者問也。正也。就正以定其是非當否也。鬼神者造化之跡也。此句重無測之意，轉移斡旋，變化之妙用，人莫能測。

「質」是問也。

「正也」，大家也許會問「正」是什麼？「正」也是質問。在《論語·學而》提到：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「正」是「就有道」，我們要向有道德的人請教，來指正我

們自己的錯誤，這是「正」；要去問有德的人：「自己的錯誤是在哪裡？」現在無法問有德的人，就提升到問鬼神。

有沒有鬼神？大家想一下，要「質諸鬼神」，我們若讀過《理數合解》，就能明白。《一貫探原》中太極圖後也有一句：「聖聖淵源賴此傳……。著策非神神自有，卦爻是象象終捐。」人很喜歡卜卦，喜歡問卜、喜歡擲爻，這些準不準？神準不準？為什麼不問蒼生？而問鬼神？這道理告訴我們，著策不是神，神在我們的心，我們在擲爻，想要聖爻，一直擲，一定可以得到聖爻。鬼神有或無呢？有鬼神，不是沒有，但他們不是管理這個東西的。

這一段說「質諸鬼神」，問鬼神。為什麼在這裡要提到問鬼神？因為「聖之不知為之神」。

在《孟子·盡心下》也有這段道理：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」什麼是大？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」；先人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我們還要問鬼神？《中庸》說：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。」其實問天地最準確，天地的運行，四時的運行，

《論語·陽貨》說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我們看天地最標準，現在不相信天地，而去問鬼神，「質諸鬼神而無疑」，連鬼神也說：「好、真好。」

「就正以定其是非當否也」，問鬼神看看這樣是或不是？對或不對？好或不好？「鬼神者造化之跡也」，鬼神的造化也有痕跡可以看，在哪裡看呢？「此句重無測之意」，事實上鬼神的造化是讓人無法預測的，亦即「轉移斡旋，變化之妙用，人莫能測」。確實如此，有很多的事，例如：人若是遇到大的劫難、大的災禍，無形之中鬼神不知是如何去和冤主談判的。

「轉移斡旋」，斡旋是居中調停，扭轉僵局，在無形中就扭轉過去。我們說「轉運」、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無事」，這些大家能感受到嗎？有時是小事化大事，遇到大的劫數，攸關我們的生命，結果只受到一些小傷害而已，這實在要感恩！我們都知道人的生命是相當脆弱的，一下子就去了，但我們可以保存著生命。

後學的感受很深，在後學 17 歲時，古早時車子很少、大車也很少，

後學騎腳踏車，在晚上 9 點多要去收利息，我的老闆是放利息的；我去收利息，碰一下被撞了，大家都說這下那個孩子死了，撞了之後不知飛到哪裡去，結果後學的生命還在！

大家在找騎車的小孩在哪裡？

我說：「是我啦！」

路人說：「趕快去追，那部車（物資局長的車）跑了，停在愛三路的派出所（約 5 百公尺遠）。」

我就趕快跑步到那邊，所以人家說傻孩子就是傻孩子，跑到那邊跟派出所說是我被撞了，警察要我去驗傷，那部車就載我去驗傷，驗了之後沒傷，我反而要走路回來，那部車也不載我回來了！

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後學 17 歲的時候，傻傻的不會處理，後來也是後學的老闆不知怎麼去說的，賠了那部腳踏車。腳踏車已經破碎不堪了，龍頭和後輪捲曲已經成了一團鐵；我是整個人飛出去，那時我還穿柴屐，柴屐也只剩一隻。我當孩子時光著腳最厲害了，赤腳去追車。所以生命的斡旋，是我們無法了解的事，其間變化之妙用，人莫能測，我們無法推測出來。

⑦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：以吾之制作，等待乎百世之聖人，必使世變而法之得昔不變。時易而制之當者不易，以俟後世聖人之至遠者，無絲毫之所惑我也。

「以吾之制作，等待乎百世之聖人，必使世變而法之得昔不變」，雖然世間的環境都變了，然而有些是古時候流傳下來的，舉個簡單的例子，像陰曆（夏曆），到現在不只我們在用，連日本也在用，因為耕田都要用農曆；雖然已經三、四千年了，農曆到現在還是在使用、到現在也沒有變，所以沒有變的事情也是有的。

「時易而制之當者不易」，所有三重制度的制定，若是都能很完善，雖然時代有變動，制度可能也沒有改變。

「以俟後世聖人之至遠者，無絲毫之所惑我也」，在百世之後，我們對這些也都還是沒有疑惑。

**第三節 此節是形容三重之盡善無弊，不驕之根源，在於本身六事也，本諸其身之德，有此三重之道，所議所制所考之事，一一盡善有如此也。驗之於民，便則行之，不便則改之，務使合乎人情，宜乎土俗，徵信之從**

**之，而不敢自以為是也。考諸三王，必使其因革損益，不同其事，而同其理，無所差繆也。顯而與自然之天地相參證，俱與天地陰陽自然之理無所違悖也。幽而與莫測之鬼神相質對，如屈伸之有定，通其宜，如變化之無方，證諸鬼神之至幽難知者，無所惑疑也。以吾之制作等待百世之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者矣。**

「此節是形容三重之盡善無弊」，這三重要做到盡善、沒有缺點。

「不驕之根源」，最重要是不驕，經文中所說：「本諸身」、「徵諸庶民」，都是不驕。「在於本身六事也」，六事就是這六件事。

「本諸其身之德，有此三重之道，所議所制所考之事，一一盡善有如此也」，除了本身的德行之外，這三重之事都是這樣，要如此去完善之。

「驗之於民，便則行之，不便則改之」，這也是不驕，用老百姓來實驗，問老百姓，這樣做好或是不好；或者是做了之後，效果看得出來，老百姓覺得這樣做方便很多，我們就照此來實行；覺得不方便，就要做一些修改。

「務使合乎人情，宜乎土俗」，實行時要能合乎人情，適合這裡的鄉土習慣。

「徵信之從之」，徵是證明，證明讓老百姓相信，所以老百姓會照著去做。

「而不敢自以為是也」，不敢自己想一個辦法，然後就覺得自己是對的。所以說起來，這是雙方面的事，包括君王，他也不能自以為是，想怎樣就怎樣；下面的人也不能自以為是，想這樣就這樣，這都是不可以的，要雙方面妥協好。

「考諸三王」，這三王就是三代，夏、商、周。

「必使其因革損益」，「革」是改變；改變有加有減。

「不同其事，而同其理，無所差繆也」，雖然事情不一樣，但其理是一樣的，沒有差錯。

「顯而與自然之天地相參證」，再和天地參證一下，因為我們贊天地之化育，我們有盡心時，則可贊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與天地參矣，我們在第二十二章有讀過這道理。

「俱與天地陰陽自然之理無所違悖也」，跟天地自然的道理，沒有相違悖。

「幽而與莫測之鬼神相質對」，「幽」是看不見的；與我們料想不到的鬼神來相對話，這要如何對話呢？

「如屈伸之有定」，這個自己可以感受得到，上天要或不要，我們自己都能感受到；要進或要退，個人在盡其性時，都有這個功夫；本來就有這功夫在，然而人在沒有定見之時，才會去向鬼神詢問。

「通其宜，如變化之無方」，變化萬千，沒有一定的軌跡。

「證諸鬼神之至幽難知者，無所惑疑也」，對鬼神看不見、想不到的事情都能無所惑疑也，對所定下來的三重沒有懷疑，因為這是從天地來的。

「以吾之制作等待百世之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者矣」，百世之後，聖人再起，對道理也沒有懷疑，現在就是如此；看這些二、三千年前的道理，現在使用起來，還很好用，就是因為這是不易之理、這些都是不會改變的道理。

（續下期）